

青年导演查文浩：安心去做艺术“匠人” 流量时代，戏剧艺术的“生之代价”

文化中国行

上海文化
Talk

戏里追问“生之代价”

青年报：话剧《生之代价》表达的内核是什么？

查文浩：《生之代价》这部戏的剧本太好了，很特别，它围绕两组城市中的边缘人物展开。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，其中一组人物是残障人士，女性人设是一位40多岁的高位截瘫女性。男性人设虽然20多岁长相帅气，高学历，却从小患有小儿麻痹。根据剧情设计，需要安排两位残障人士来演。所以我们决定做这部戏时，第一点就是要找到合适的演员。这个题材非常具有挑战性和特殊性，我们找到什么样的演员决定了这部戏的走向。我们很顺利找到了张佳鑫，可谓是“天选之人”，他是脱口秀语言类工作者，为这部戏带去了很多幽默属性以及他本人的特质。舞蹈家刘岩老师，在北京奥运会排练时受伤瘫痪，这几年依然在舞蹈领域的幕后发光发热。我觉得这个角色也很适合她。我从这部戏里读到的是，人与人之间如何面对伤痛，如何在隔阂中获得理解，在劫难中追逐新生。

青年报：这个剧本最吸引你的地方是哪里？

查文浩：读完剧本以后，我写下了这几句话：人和人之间互相理解是很困难的一件事，但是我们每个人又如此渴望被理解，渴望被爱。排这部戏时，我一直在追问自己这个问题：究竟什么是“生之代价”？我相信走进剧场的观众也会同样去思考这个问题。走出剧场时，他们是否对于“生之代价”会有一些新的领悟。

就我的理解，它就是人在生存过程中去付出爱，以及认为这份付出值不值当的性价比。现在，我们做很多事都会先权衡利弊，考虑做这件事值不值得，以期花费最小的努力得到最高的收益。大家都在考虑性价比和效率问题。其实，这件事本身没有什么错，我们当然应该提高效率，追求更大的价值，但是付出爱这件事，可能很难用性价比去做判断。在这部戏里，同样有此追问：当我们明知道付出情感，不会获得很高的效益，我们还要不要继续付出呢？这一点，很打动我。

青年报：经常来上海演戏、排戏，如何评价这里的戏剧观众？

查文浩：这次是我第一次正儿八经地来上海工作，能跟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家们一起合作觉得特别棒，尤其是上海整个的戏剧氛围，很多元，很丰富，很年轻，戏剧市场又特别好。每天，我能看到剧场外面有很多观众等候演员签名，等候拍照合影。他们看完戏，还会在社交媒体上写report，写得也特别专业，我对上海观众的印象是艺术审美特别高。他们对人物关系的理解、感受特别细腻，也很真实，甚至也加深了我对《生之代价》的理解。单纯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来说，也许我们的理解是片面的，这些关于戏剧的讨论形成了环环相扣的创作氛围，也值得我们去思考。一部戏走到台前，并不是创作的结束，对于这台戏的生命轨迹来说，一切才刚刚开始。创作者和观众可以一起见证一部戏的成长，彼此也共同经历成长。

青年导演查文浩：安心去做艺术“匠人”

一个多月前，话剧《生之代价》在上海茉莉花剧场正式迎来首轮演出。首演结束后，该剧导演查文浩走上舞台，用极其温柔的语调呼应现场观众的感受：“希望这部淡淡的，有雨水，有雪花的故事，能够让大体会到应该如何面对爱，面对孤独。”

在《生之代价》首轮演出间隙，这位90后导演做客青年报《上海文化Talk》栏目。什么才是“生之代价”？查文浩也在追问自己。他的答案谦逊，稍显保守，也有一反同龄人的清醒：在过分追求效率和回报性价比的时代，年轻一代的创作者应该思考如何排除效益和流量的诱惑，寻找“自治”的路径，安心去做一个艺术的“匠人”。

青年报记者 冷梅



查文浩。

受访者供图

首先要拿作品说话

青年报：作为90后导演，也是互联网原住民，你在社交媒体上也有不少粉丝。如何看待流量，想成为“流量导演”吗？

查文浩：首先，有很多人关注你，有很多人鼓励你，是一件好事。但是导演更多时候是需要通过作品来跟大家交流。一个导演，一个幕后的工作者，总是站在幕前，他以什么样的方式跟人交流？是以一个导演的身份吗？他跟大家聊什么？所以我觉得甭管是演员还是导演，都要拿作品说话。导演的很多工作，在剧组里承担的是一个引导者的角色，过多去博取流量，未必是一件好事，它肯定是一把双刃剑。你是要代表一个团队、一个剧组的整体方向去面对关注的，以个人的身份去玩转流量，我现在不知道该不该。也有人劝我可以多去运营自己的社交媒体，帮自己做宣传。但目前我认为还是要把自己的

作品做扎实了。不论夸这部作品哪里出彩，是台前，还是幕后，或是舞美、音乐、服化、表现形式，这都跟我有关系，是一个团队共同创作的结果，它离不开任何一个创作者。

青年报：既是青年演员又是青年导演，你更喜欢哪个身份？

查文浩：我是演员，同时又是导演。做导演时，我觉得自己不能老是抛头露面；但其实作为演员，又需要增加一定的曝光度，这里有很多矛盾的地方。你要想清楚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身份去面对观众。我觉得，走着看吧。观众不会以一个标签来认定你，包括全世界许多知名的演员，也同时担任着导演、编剧、制作人的角色。我们都是创作者，不论在哪个岗位，也都可以保持创作的热情。

需要一心一意扎根舞台创作

青年报：你对自己的戏剧表达有比较明确的定位吗？你想成为一个“多边形”导演吗？

查文浩：这得分两方面看，一方面是你的艺术风格，另一方面是你作为导演的一个工作风格。在我看来，导演只是一个剧组的引导者，不是所有的导演都可以称之为艺术家，也不是所有的舞台剧作品或者影视剧作品，它能称得上是艺术作品，真正够得上是“艺术”的作品也是很少的。可以说，很多导演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思想者，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团队组织者。直到现在，我也不认为自己是有着多么高深思想的一个人。作为导演，需要具备不停学习，不停充实自己思想的积极态度。我很渴望自己未来能成为一个有思想、有艺术性的艺术家。

剧本如果很好，那是剧作家的艺术智慧和艺术创造力。作为二度创作的导演，需要通过很多种方式将它立体化、视听化地呈现在观众面前。作品很好，这未必是导演的功劳，而是剧作家的功劳。从这一点上看，我的个人艺术风格还需要走很长一段路，需要一直保持学习的过程。作为导演，你应该是一个很好的“匠人”，需要具备匠人精神，一心一意扎根舞台创作。你得耐得住你手工艺的培养过程，你要把基础打好，才能成为一个有综合能力的手艺人。一个手艺人如何变成艺术家呢？这个过程其实是很困难的，需要经历大量学习和思考；更需要大量实践，才能逐步找到并确立自己的艺术风格。

目前，我还处于摸索的过程中，因此还不想明确定义自己的艺术风格，否则路可能反而变窄了。比如说，这次的《生之代价》，它是一个清淡惆怅的生活流作品。它跟我之前的作品风格非常不一样。当时我还在想，为什么会选我呢？后来仔细一想，虽然这部作品大不同，但是我对它是有感受的。事实证明，这类题材我也能胜任。现阶段，我不太想为自己设定太多限制，固定一种风格。

青年报：你觉得90后导演的普遍特质是什么？你想成为传承者还是破局者？

查文浩：我觉得90后导演之所以凤毛麟角，是因为机会还是少。并不是说，我们做了作品，因此优秀，只是很多优秀的人，他还没有运气得到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。让我概括90后戏剧导演的特质，我不敢去定性。只能讲讲我自己吧。首先肯定不是一个破局者，没有人能破得了这个局。他一定是沿袭了前人优秀作品的思想精髓和内核前行，一定要沿袭这些文化脉络再去构建自己的表达体系，看待世界的方式。

先有守正，才能谈创新。没有人生下来就是天才，他一定要看大量的中国经典作品，进行大量的思考，然后再去感受这个时代，把握这个时代的脉搏，才能创作出优秀的舞台作品，让观众找到共鸣。现在我的目标是，不管做哪类题材，都希望它能成为一个独特的作品，不需要一种风格一以贯之，每一个作品都有它独特的生命，就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。我希望每一个作品都能绽放出不同的个性色彩，这可能才是我的风格。